

## 孫子「因間」之法在現代戰略中的妙用

孫子十三篇指要，可以「間」、「計」、「形」、「勢」四字，概括其大意。「間」用以知敵，「計」用以決戰，「形」是有定的，而「勢」則無常。四者交相為用，而「間」居其首，這是因為敵人之情，最為難知，不可取於鬼神，不可求於事象，不可驗於變數，先知者必在於「間」。所以梅堯臣有兩段話，說得最為明晰，他說「主不妄動，動必勝人，將不苟功，功必出眾，所以者何也？在預知敵情也」。又說：「鬼神之情，可以卜筮知；形氣之物，可以象類求；天地之理，可以度數驗；惟敵之情必由間者而後知也。」從這兩段話看來，我們更覺得用間的重要。但孫子為什麼反將它列在最後呢？孫子的用意，是在始計教以計量校算之法，次及於戰攻形勢虛實軍事之術，漸至於行軍九變地形九地火攻之備，等到諸法皆通，然後才可以論間道的精微，窮間道的奧妙，這是不無理由的。

孫子把間，分成「因間」、「內間」、「反間」、「死間」、「生間」五種。而五間的性質與作用，又可約為二端。即「因間」、「內間」、「反間」等，是就敵方的人，以為附於敵方的內部。「死間」，「生間」等，是用自己的人，以為間於敵方的中心。特是「五間之事，主必知之，知之必在於反間，故反間不可不厚也」。為甚麼對「反間」獨厚？以孫子五間中，是拿「反間」來綜其成。但近代論間，只有「因間」，纔能妙其用，現以限於篇幅，「反間」姑不具論。本文所論及者，只限於「因間」的範圍。特以間之為因，其作用的微妙，與範圍的擴大，有今之所有，而古之所無者。茲略舉近代史實以為例證，並分述於次：

一、政治間——係就敵國的政治家而加以運用，尤其是失意的政客，更應設法禮聘羅致，所謂「燒冷竈，備後用」。如果敵人當國的政治家發揚蹈厲，對我們所求不遂的時候，即轉而扶植其失意的政客，內外相應，以削弱其權勢。這些政客中，有能力卓越而屈居下位者，有因過犯而受處分者，有受寵嬖而貪錢財者，有表現慾強以求一逞才能者，有翻覆變詐常持模稜兩可態度者。這些，都可以潛通間遣，厚貺金帛，與之深相結納，以刺探其國內情報，和對我方陰謀。更可藉以離間其朝野上下，使之互相猜忌，互相傾軋。例如：

一九一七年，德皇威廉二世，正與英法聯軍相持西線苦戰不解的時候，俄國皇室因革命興起而被傾覆，克倫斯基不渝舊約，仍與英法協力出兵攻奧，東西互應，成為犄角的形勢，忽傳列寧用德將軍之鐵蓬車護送回俄，受德人的金錢，而糾率其黨羽，從前線戰壕到後方工廠農場，無不大聲疾呼「和平」、「土地」、「麵包」等口號以為號召。列寧煽惑人心，欲倒克倫斯基而代之，並飭前線總司令杜康寧停戰。杜不從，列寧再以無線電逕向杜的部屬士兵廣播停戰，杜康寧被捕，列寧自動與德國攜手，簽訂對德和約。於是威廉二世，乃從容調動東方禦俄的大軍，來增援西線，這就是列寧做了威廉的「因間」，而威廉利用列寧的政治關係，以達到勝利

的目的。

列寧執政後，對托洛斯基推心置腹，對德和約，即托洛斯基所簽訂。列寧死後，托與斯大林不相容，逃亡海外。但托握蘇聯政權很久，黨徒遍佈全國。大多繳參預機要，托洛斯基必欲打倒斯大林而甘心。希特勒知道其中底蘊，即利用此種矛盾，沿襲第一次大戰時威廉用列寧的故技，幫助托洛斯基，肆毒蘇聯，藉托的關係，暗中勾通蘇聯重工業部副人民委員批亞太珂夫，外交部副人民委員索珂爾尼柯夫，鐵道部副人民委員李夫雪茨，以及拉狄克，莫拉洛夫，綏萊勃里亞柯夫等著名共產黨員十七人，餌以大量金錢，出售軍事情報，給德國和日本。並與德日約定，如果托洛斯基復握蘇聯政權後，必割烏克蘭給德國，割沿海洲給日本，作為報酬。批亞太珂夫，以重工業部副人民委員的資格，同德國兵工廠訂購武器，將價值抬高到三倍以上。以抬高所得的額外貨款，給托洛斯基的兒子度夫，作為陰謀活動費用。於是內外勾結，鼓勵怠工，破壞交通，暗殺紅軍，一連串亂子，像潮水般的湧起來，幾乎無法收拾，有工人克尼亞柴夫，以毀火車而供認得日本間諜的賄金一萬五千盧布。有一位工程師，故表示不經意，而暗使人毀壞化學製造廠鍋爐。這些，都是托洛斯基所發縱指使的，托洛斯基，做了希特勒的「因間」，而希特勒利用托洛斯基的放治關係，欲達到傾覆斯大林政權的目的。

二、留學間——係利用本國在外國的留學生以為間諜。因為人們對於學術，不能沒有偏嗜。留學外國者，有為居留國的文化所眩惑者，思想既有偏嗜，感情亦易融洽。最初愛好其文化，繼而探討其學術，再進而服習其風土，結交其國人。而野心的外交家，往往利用此種關係，而因之以為間。日本人常藉太平洋協會的介紹，邀上等緬甸人，免費遊日，更獎勵緬甸青年，留學東洋，交換文化，鼓勵日緬合作。意大利人，在開羅所設的中小學很多，埃及子弟，可免費入學，暑假時可免費入境旅行，埃及前皇弗阿德，曾肄業羅馬軍官學校，受意大利皇室優待，特表現露骨的親意色彩。遜清末葉，我國留學生，衡政論學，談吐之間，留英美的，袒護英美，留德日的，袒護德日，甚至有自輕家學，對祖國文化冷嘲熱諷，芸人舍己，無愛國自重之觀念，無民族文化之信心，一旦遇敵國外患，很容易淪為敵間，而不自覺，這是值得吾人深省的。

甲午之戰未起時，日參謀本部海外諜報武官荒尾精，曾奉密令來中國，得上海日商英租界河南路樂善堂主人岩因吟香的幫助，在漢口開設樂善堂支店，自任堂長，而召集京津滬漢等處浪人，（其中大部份係日本青年偽裝華籍學生而留學中國者）加以組織，其中分外員內員兩部，而內員又分三股：（一）理事股；（二）外員股；執掌整理調查報告任務，審查在外幹部情況，摘錄國內外大勢新聞，以供外員參考，輔助各外員一切活動；（三）編纂股；從各外員所彙送的報告，以及東西洋新聞紙登載的消息，凡可供日後參考的事件，擇要縮撰，並搜集各種書籍，以供黨員研究。外員專負責在外調查。調查項目：為土地、被服、陣營、運輸、糧食、燃料、兵制、兵工廠。此外對於山川土地的形狀，人口的疏密，住民的貧富，以及風俗的善惡，皆用軍事和經濟的眼光，實地調查。而最注意的，即為各地人物，詳細報告其姓名、年齡及住所。所謂人物共列為五大類：（甲）君子：——其中又分

六等，志在拯救全世界者為第一等；志在振興東亞者為第二等；志在改良國政挽救本國者為第三等；志在鼓勵子弟想發揚光大於後代者為第四等；志在本身掌握政權者為第五等，潔身自好以等待時機者為第六等。（乙）豪傑：——其中又分八種：（一）企圖顛覆政府者；（二）企圖起兵割據一方者；（三）對居留國內歐美人士深抱不滿而欲驅逐出境者；（四）企圖仿效西洋以制器利用者；（五）有志於振興工業者；（六）有志於振興軍備者；（七）商業鉅子；（八）提倡發展農業者。（丙）豪族：——這係指名家巨闕的後裔，在一鄉一鎮之間為眾望所歸者，只須得一人，即可掌握一鄉一鎮的人民。（丁）長者：——係指家富而好濟貧，在鄉間排難解紛，一鄉皆稱為善人者，只須得一人，亦可掌握一鄉鎮的人民。（戊）俠客：——係指奮不顧身，而好打不平以拯人之急，往往為血氣方剛之子弟所崇拜者。此種份子，一旦有事，得其振臂一呼，即可響應四起。以上各類人物經外員在地方上發現，認為合格時，不僅探查其行動而已，更需進一步與之結納，得其歡心，以為儲備日後有事時之用。從此可以看出日人過去對我處心積慮的一貫陰謀，真令人談虎色變。

三、新聞間——新聞記者，為無冕之王，「無孔不鑽，有聞必錄」，是一種天然的「因間」。一九三一年，日本進兵東三省，巴黎各報議論，一致袒日，這是因為報館中飽了日金的緣故。一九三三年，意大利之侵阿比西尼亞，一年之間，津貼法國各報，達六千五百萬法郎。巴黎一小報，名「嘴與爪」，德國國社黨，法國政府，各致送津貼，報館兩面受賄，左右逢源，這是表示無冕之王的特殊權力。

珍珠港事變前，有一德國高級技術家，投奔美國，謊報德國軍情，並說：「願在美國廣播公司，得一職位以自效。」美人信以為真，最後終於發現他另懷鬼胎，即（一）藉廣播以傳播納粹黨的主義和政策；（二）將各方情報，轉告希特勒；（三）遇有內變，即藉廣播散佈謠言，這又是新聞間之另一姿態出現。

還有，二次大戰時，捷克淪陷，有一著名律師，平日頗孚眾望，德軍佔領當局，欲極力拉攏利用，幾次登門拜訪，以聘禮延攬為顧問。律師風骨凜然，毫不為動，積數年未屈，閉戶著書，德軍無可奈何，乃賄買捷克記者，加以污蔑，在各報發佈新聞，謂律師法學名著，已為佔領當局所選定，並譯成德文本發行。其他記者轉相播送，輿論大譁，信譽掃地，眾望既無所歸，民眾無法團結。一旦德軍撤退，律師亦無法自白，更不能起而搏一民志，領導復興。這是德軍利用敵國的新聞記者以為「因間」的又一手法。

四、宗教間——自利瑪竇航海東來，西方人士，在中國傳教者，絡繹不絕，當時雖有文化侵略之嫌，但尚無軍事間諜之據。大戰前，日本以佞佛為用間，以僧侶為間諜，「太平洋佛教協會」的組織，其用意即在網羅中國、印度、暹羅、緬甸等國的僧侶，而用以為間諜。印度為佛教的祖國，日人設「東亞佛教協會」，「佛教興亞會」，佈滿了印度名城，作印度佛教徒的釣餌。印度四萬萬人，有九千萬回教徒，日人素不信回教，但設有「伊斯蘭文化協會」，及「大日本回教協會」，曾於一九三八年五月，在東京建築宏麗莊嚴之回教大禮堂一所，落成之日，以隆重禮節，歡迎印度回教徒赴會，而請其向世界廣播，以頌揚日本之崇拜回教。主其事者，為

日本陸軍大將前內閣總理林銳十郎。於是印度之反英份子，足跡不絕於三島，大戰一起，印人反戰運動，像潮水一樣的澎湃起來，日本人又從旁推波助瀾，使「宗教間」的作用，發揮盡致。

仰光在抗戰時，為我國國際僅能假道之一進口，緬甸亦為佛教的祖國，於是日人投其所好，乘機組織「日緬佛教協會」，日政府以大量金錢，送給其官吏、國會議員、報館主筆等，僧侶在緬甸人中，勢力更雄厚。一九三七年，浴佛節日，大光寺前，數萬群眾要求改憲法，擴大自治，反抗中緬交通，政黨黨員，欲結歡選民，又高唱排華，這些舉措，係「日緬佛教協會」之所發縱指使，不問可知。

我國在抗戰期間，於四川北溫泉縉雲山，設有「漢藏教理院」一所，訓練青年五百餘人；多係高中畢業生。主其事者，係一位有名的政治和尚太虛法師。院中學科，除了佛學、經義、回文、梵典外；還列有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，西北農民運動，社會調查等課目，期限一年畢業。畢業後，即分發邊疆，充任基層行政幹部。從當時「開發西北，安定邊疆」的政策看來，其主旨固在使西北各省，政教合一，通漢回藏文化，調劑各民族間感情；但另一方面的作用，即在隨時窺伺俄帝及其他野心國家的侵略陰謀，和防範共產黨偷雞摸狗的鬼蜮伎倆，這當然也帶有「宗教間」的色彩。不過這種「宗教間」，與其他國家不同者，即純係自衛性質，毫無侵略意味，是要涇渭分明的。

五、民族間——從敵國與我同種族者用以為間，使利用敵國各民族間矛盾，製造其仇恨。例如：

第一次大戰前，巴爾幹半島中，奧匈帝國的人民，佔五千一百餘萬，其中有二千五百萬人，為斯拉夫族，高唱大斯拉夫主義，奧匈帝國，恨入骨髓，出死力與之火拼者好幾次。一九一四年六月，奧皇太子斐迪南，閱兵邊境波士尼亞州，被刺殞命，刺客二人被捕，審問時，二人口供，皆承認為塞爾維亞人。主其事者係塞京「國民共勵協會」，而波士尼亞州的巨室名士，概為協會中的會員。不久，該州州議會議長亦被捕，且說：「太子之來，本黨在其周圍佈置刺客，達十餘處，非此即彼，無法倖免。」說完後，檢視寢室中的食案，則時鐘之內，盥器之旁，皆藏有炸彈。有青年女侍一人，持炸彈七枚，伺機待發。於是第一次世界滔天的戰浪，遂被少數的「民族間」所掀起。

鐵血宰相俾斯麥，相威廉一世，揭櫫日爾曼主義，統一全國人民，建立德意志帝國。及二世即位，更欲擴而大之，揭大日爾曼主義，高掌遠矚，欲以統一世界各國的日爾曼民族，而自為領袖，以建立一大帝國，但不幸戰敗。

希特勒繼承威廉二世遺志，重整旗鼓，以天稟聰明的日爾曼民族，宰制世界。一面組訓國內人民；一面送秋波於世界各國的日爾曼民族，聲應氣求，表裏勾結，以組織國社黨，資以武器。北自斯干的那維亞半島的丹麥、瑞典、挪威以延伸至中歐的意大利、匈牙利、捷克和近東的羅馬尼亞、保加利亞、南斯拉夫等國，無不有

當地出生的日爾曼人所組成的國社黨，或準國社黨。因為這樣，德意志帝國，特頒佈一種「雙重國籍法」，即：「凡德國人之在外國者，可以轉籍為法國人，美國人，或葡萄牙人，但仍不失其固有的德國國籍」。所以希特勒，不惜歲費四千萬馬克，以組織國社黨。它的範圍為世界，其目的也自然在征服世界；而其原動力，則在數千萬留居外國的德國人，整齊訓練，以隸屬於國社黨，而隨時聽其驅策。及其聲勢長，而奧地利、捷克、羅馬尼亞、保加利亞等，皆兵不血刃，非被其席捲，即遭其囊括。這完全是國社黨的內應，亦是「民族間」功用之大成者。

又如希特勒之在東歐，所恃以為毀滅社會政治的武器，厥為巴爾幹的「民族主義」。德人千方百計，以煽動民族仇恨，鼓勵民族野心，使佔領區各民族，互相猜忌，乃至殘殺。譬如南斯拉夫國境內，有塞爾維亞人，有克羅地人，而德國則使之各自為政。暗中各佈置「民族間」，以為響應。於是塞人的自治傀儡，屠殺境內的克羅地人；而克人的傀儡政府，亦屠殺其境內的塞爾維亞人，以為報仇。於是德國的「民族間」，走告塞人說：「德軍之來，實為克羅地人之所要求。」又轉告克人說：「塞人如獲勝利，則克人將無遺種了。」一旦德軍撤退，而克人對塞人的疑懼更甚，塞人對克人的仇恨益深，又何能望其言歸於好，以攜手建國呢？這就是「民族間」的功效。

六、主義間——係就敵國中與我同主義者而利用之以為間諜。列寧曾自誇說：「國際資產階級如欲攻我，只須一舉手之間，而所傭工役，已牢捉其手，不得動矣」。列寧、史太林既以「共產主義」煽誘世界，各國的農工無產階級，而為國際組織，任其指揮以為「因間」。希特勒亦以「國社主義」煽誘世界各國之弱小民族而為國際組織。任其指揮以為「因間」，雙方相摩相盪，皆以「主義間」為其手段，以侵略為其目的。

一九三六年，日本中學大學，有德籍教師一百人，其中八十七人為國社黨黨員，而受指揮於德國駐日本東京使館奧篤將軍，每一個日本中學，都派有國社黨宣傳員，而宣傳員的出身，又皆係德國「地理政治學院」院長霍斯浩佛博士所主辦之「第五縱隊人員養成所」畢業。每一家德僑商店，都有國社黨黨員一人，「日德文化協會」的指導者，即為精明強幹之德國瓦特爾端納博士。各會員投日俗之所好，每逢春秋佳日，國社黨德人，相率叩謁神社，遇軍部顯要，即致以國社黨之敬禮。其用意羅致日人參加入黨。不惜以口舌為游說，以酒食相徵逐，以金錢去收買，而收買的費用，一九三八年，德國駐日使館，支付日金達七十八萬元，其經費的來源，一半課自旅日的德商，一半出自柏林的外交部。

荷蘭有一顯宦，雇一德籍女傭，口啞，一日聽到她在廚房，用最流利的英語，和一不知姓名的人談話。顯宦大驚，即將女傭驅逐，後來被發覺有許多機要文書，已隨女傭不翼而飛。

這些，都屬德意志本國人之為間者，還有非德國籍，如斯堪的那維亞人、荷蘭人、操法蘭斯德語的比利時人、操純粹德語的瑞士人、以及盎格魯撒遜人、亞利安

人等，互相標榜，互相號召，互相勾結，以隸屬於國社黨。其發縱指使之中心機構，為柏林國社黨本部，而其指臂之相使，則為黨的國外組織。有六百以上的地方團體，分轄於四十五個支部，每一國有一支部，由柏林外交部秘書波爾總其成，其人有八百以上的助手，假如有一個國家不能或不敢以國社黨名義相號召時，則別為題署。如在羅馬尼亞稱「鐵衛團」，在瑞士稱「真正同盟」，在美國稱「美德協會」，在日本稱「日德文化協會」或「同志會」等，名稱雖異，宗旨則一。總之，都不外以貫測希特勒的陰謀為目的。這些組織，在太平無事的時候，遊行懸旗，或紀念國社黨的英雄，舉行集會，或慶祝希特勒的生日，列隊遊行，而暗中窺伺其國人，如有表示對希特勒不滿或希圖反抗者，即列入黑名單，乘間抵險，加以暗殺或綁架送往德國，予以處刑。

如居留外國的德人，而有不忠於國社黨者，則有政治警察五千人，散佈各國，隱形監視，所謂「腹誅者誅，偶語者刑。」政治警察的訓練，在德國陸軍情報部之心理實驗室，主持人為伏斯上校白雪蒙尼脫，其中有「國際心理學」一科，為軍事間諜、政治警察、以及國社黨之國外組織人員所必修的課目。慕尼黑的「德意志地理政治學院」，更是德間之所發縱指使之機構，霍斯浩佛為院長。其下有科學、歷史、地理、經濟、及工商業專家數百人，受其指揮，夜以繼日，分門研究。而間諜四出，遍佈世界各國，刺探政治機要，乃至工商業及技術。如有變革，隨時報告，以供專家的研究紀錄，分類編號，儲藏於宏偉之政治地理圖書館，以便隨時貢獻給希特勒，備作諮詢考證之用。如一旦開戰，或事變發生，則異軍突起於其所在國家，以為希特勒的內應。奧大利、捷克及東歐諸國的滅亡是如此，法蘭西、荷蘭、挪威的淪陷也是如此，這就是「主義間」的功效。

從上面所舉的近代史實，可知「因間」在現代戰略中，實佔有重要位置。而「因間」之為用，尤於上次大戰中，盡量發揮其特質，即一為「範圍擴大」，一為「運用靈活」。運用靈活，是使之能盡其性，「範圍擴大」是使之能盡其用。譬如「民族間」，是以民族感情而組織異國的同民族以為「因間」；「主義間」是以主義宣傳，而組織異國的異民族以為「因間」。「民族間」可以打破國界，而利用世界各國的同民族；「主義間」則在擴張國際，而利用世界各國的不同民族。範圍愈大，運用愈活，能盡其性，然後才能盡其用，這是一定不移的準則。

總之，「間」的功用，為戰略致勝的主要因素之一。秦併六國，征戰之功三，而間諜之用七。蘇秦張儀之流，縱橫裨闖，就是當日的國際間諜。他們拆散六國的縱約，以伐其交；離間六國君臣，以散其勢；遣辯士游說，暗齎金玉，以厚禮饋贈，結其名士，這就是用間的手段。希特勒的閃電戰，只能敗敵人的軍隊，隳敵人的國防，而間諜戰，則摧毀敵軍的士氣，分散敵國的民心。丹、挪、荷、比、法、奧等國，破於閃電戰者十僅二三，破於用間者十佔七八，這就是用「間」的功效。不過非驚悍敢死之士，不能為「間」，而懦弱愚昧之流，能動於「間」，這是用間者不可不特加注意的。

回顧已往，盱衡現勢，瞻望將來，我們對於用間的立場，不得不就此加以闡明。

因為本文對近代「因間」的說明，多取材於上次大戰的史料，以為引證。這些史料，又多屬於當時法西斯國家方面者，其間道雖精微，但其最高指導原則，純係拿陰謀以肆志於侵略，所以最後終歸失敗。我們既不畏間，也不輕間，但非至萬不得已時，決不用間。曾憶二次大戰時，日本偷襲珍珠港前一月，我們即以獲得情報，并轉告某國，提高警覺，加以預防，某國不信，結果幾乎上了無可挽回的大當。前車之覆，殷鑒不遠，在民主國家與共產集團壁壘森嚴的今日，更不可不知間之為用，知間之為用，然後終不會為間所乘。荀子議兵：「兼併非難，堅凝（團結整合）為難」，這是針對當時暴秦的侵略而言。我們今日在反共抗俄的神聖任務下，應該警惕的是：「勝利非難，堅凝為難」，倘知間之為用，而謠言不聽，一志凝神，天君自泰，則以不變應萬變，勝利自然是屬於我們的。